

中华
实用

主编



秋
枫

诗

韵

中华实用诗韵

主 编 秋 枫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2004 年 · 长 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实用诗韵 / 秋枫主编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5. 2

ISBN 7-206-04607-X

I. 中… II. 秋… III. 诗律—中国

IV. I207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2731 号

中华实用诗韵 ZHONGHUA SHIYONG SHIYUN

主 编: 秋 枫

责任编辑: 胡维革

封面设计: 翁立涛

版式设计: 赵 亮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电 话: 0431-5378099

印 刷: 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4.125 字 数: 1500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7-206-04607-X / I · 313

版 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 000 册

定 价: 1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中华实用诗韵

顾问、编委名单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顾	问	丁 芒	丁国成	王 澍	王建中	乐秀拔
乐时鸣	丘海洲	叶 蓬	刘 征	刘 章	陈庆延	李 锐
李玉臻	杨金亭	杨耐思	张 洁	张 镏	林 岫	陆伟然
欧阳鹤	郑伯农	周克玉	周斌武	武正国	段天顺	侯精一
星 汉	宣奉华	钟家佐	钟振振	高 勇	赵焱森	秦中吟
鲁国尧	熊东遨	熊盛元	雍文华			

主 编 秋 枫

特邀编审 潘 慎

编委会主任 孙占国

责任编辑 胡维革

编	委	丁汉荣	丁慨然	马思周	马富琳	方国礼
王 旭	王 玫	王一玲	王玉祥	王成才	王兆义	王守仁

王学双	王亚平	王邦建	王晓珑	包梁筠	冯久辉	冯志成
冯家会	田成铭	史敦才	石理俊	老 旭	老 骥	巩耀华
江 岚	江海峰	刘长江	刘连茂	刘保安	刘麒子	刘道龙
吕 尚	吕永红	汲丛斌	乔亚民	汤和伟	汤其武	孙乃文
孙占国	孙显军	孙临清	吴卓璧	毕彩云	伍锡学	何 培
陈修文	陈敬泽	李小雨	李凤英	李庆宏	李国林	李敏华
李雪莹	李善阶	时 新	汪凤岭	吴江涛	杨景华	杨林森
杨逸明	张 栋	张进义	张志勇	张祝文	张国东	张国忠
张晓莹	张裕康	范少华	宗占智	林 峰	林崇增	郑邦利
洪仁怀	施立学	郝丽萍	侯金萍	侯树凯	胡迎建	秋 枫
姚 平	姚 远	姚 莹	姚伊夫	赵广彤	赵木兰	赵长明
赵林英	赵京战	赵洪银	党学谦	郭也群	郭庆华	郭少英
胡维革	聂德祥	倪 君	倪忠奇	原学玉	钱世明	钱明锵
唐世政	夏维忠	奚少庚	徐章明	梁 茵	梁玉芳	梁晓霞
晨 崧	黄心培	崔以军	崔育文	曹晓波	程月仙	程欣荣
傅占魁	董湘兰	鲁云信	鲁纯堂	管 彦	蒋光年	蔡淑萍
缪卫国	翟生祥	潘 安	潘 慎	戴云蒸		

“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” ——序秋枫·潘慎《诗韵词律》

鲁国尧

我自幼及老，都喜欢看非专业的“闲书”，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则故事，如今还依稀记得，按照大脑里储存的残余信息去查书，果然一索而得，不免欣喜。
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著名的诗人、作家郁达夫在1935年写过一篇游记《扬州旧梦寄语堂》，这篇游记劈头就是四句诗，现在让我将该文前面的部分抄在下面：

“乱掷黄金买阿娇，穷来吴市再吹箫。

箫声远渡江淮去，吹到扬州廿四桥。

这是我在六七年前——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，写那篇《感伤的行旅》时瞎唱出来的歪诗。那时候的计划，本想从上海出发，先在苏州下车，然后去无锡，游太湖，过常州，达镇江，渡瓜步，再上扬州去的。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，再则因为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，故而中途变计，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，就直到了扬州城里。旅途不带诗韵，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，是姜白石的那一首“小红低唱我吹箫”的老调，系凭着了车窗，看看斜阳衰草，残柳芦苇，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^①。”

2 序

为了使此书的读者诸君了解来龙去脉,我就把郁达夫模仿的那首姜夔诗也迻录于下,这首诗很有名。

过垂虹

自作新词韵最娇, 小红低唱我吹箫。

曲终过尽松陵路, 回首烟波十四桥。

我曾经读过复旦大学名教授刘大杰(他有部名著叫《中国文学史》)的一篇文章,刘先生说过一句话:五四以来的作家,旧体诗写得好的,首推鲁迅,次则郁达夫。按,在当时的文坛上,郁达夫是位公认的天才,而这位天才吟诗,居然也还得靠《诗韵》。身边没带,就只得模仿自己背熟的诗,袭用其韵脚。这种经历,绝大多数诗人也是有的,但是不讲,而郁达夫讲了,这就是一则宝贵的韵学兼诗学史料。我今日“发掘”,或曰“开发”出来,不“专”其“利”,与同道共享之。

郁达夫的这则故事说明了《诗韵》一类书的重要性。你要做诗,就得备一本《诗韵》,居家置案头,出外带身边。除非你是超过天才郁达夫的天才。

我们中国人一向有刨根问底的习惯。要问《诗韵》的祖先,它可谓源远流长,毛估一下,该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了。“诗韵”是韵书的一种,韵书是按照语音学的音节里的“韵”编排的辞书,其根基在审音,是音韵学的著作。而其功用之一是“广文路”,即当文士写诗词歌赋等韵文时为他们提供可选择的韵脚字。最早的韵书是西元3世纪魏时的李登《声类》,5-6世纪的南北朝是韵书发展的时期,隋文帝时陆法言编的《切韵》集前此韵书的大成。隋代开始施行科举制度,唐代仍之,科举以诗赋取士,诗赋要押韵,于是《切韵》被国家定为诗赋押韵的标准。可以说,在唐代,《切韵》是官定的诗韵。到了宋金,出现了“平水韵”,这类韵书,它的音韵学功能被削

弱,成了专门的诗韵书,长期以来,做旧体诗的人奉为圭臬,直至今日,直谓之“诗韵”。

而明清以来,北方地区的戏曲、曲艺等押韵,则流行“十三辙”。1941年的双十节,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《中华新韵》(主要编者魏建功先生)^②,分十八韵部。此后的《诗韵新编》(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辑,1978年新一版)、《现代诗韵》(秦似编,1979年第2版)、《韵脚词典》(陈北郊编,1995年)、《中华新诗韵》(谢德馨编,2004年)等书或分韵十八,或分韵十三。不像旧《诗韵》那样以往昔的规范作为规范,而脱离当今的语言实际,它们都是以活的北方官话音或者北京音为标准的,因而具有生命力。

王国维说:“唐人盛为诗赋,韵书当家置一部,故陆(法言)、孙(奭)二韵,当时写本当以万计。”^③时至今日,虽然不会“家置一部”《诗韵》,但是近五十年中国大陆重印的清人《佩文韵府》、《诗韵合璧》、《诗韵全璧》之类的书数种,累计印数会有十万以上。因为还是有人在写旧体诗,这些书还可以作其他文化研究用。写新诗的人自然不会再押“平水韵”了,他们需要新的“诗韵”,即新诗的“诗韵”。这五十年出版的新编“诗韵”约二十种左右。

上面提到的《佩文韵府》,系1703年清康熙帝下令所编,纂修官凡22人,1711年方成,一韵一卷,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编为444卷,18000余页。1716年康熙帝又令文臣编《韵府拾遗》,1720年成,纂修官5人,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编为112卷。^④它们的特点是韵藻鸿富,达几十万条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诗韵。如今在我面前的由秋枫女士主编,潘慎先生为特邀编审的这部《中华实用诗韵》,可以毫无夸张的说,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本现代诗韵,它收字1万2千余,韵藻约30万个,精装书约1500页。

韵藻是什么?“诗韵”书首先是为诗人写诗提供韵脚字的,诚

然,这是主要功能。应该说,它还有另一个主要功能,即向诗人们提供韵藻,元明清时的若干“诗韵”书即如此,以《佩文韵府》最为著名。凡是从事写作的人,都有这样的经历:搜索枯肠,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(当然天才或者学富五车者除外)。与其搔耳抓腮,不如求助工具书。如今的一般人,只知道查词典。但是词典基本上不收词组,而且词条下的众多释义和例句大大影响浏览、选择的速度。人们需要干净利落,要求书中只出现词和语本身,而且密集,使读者能够一目十行,一扫即得,这种需要只能由特种工具书如《诗韵》来满足,韵脚字下所带的大量韵藻即是为诗人提供的词库和语库。

“诗韵”书,如清初的《佩文韵府》,以至1965年的《诗韵新编》,它们的韵藻排列法只有一种顺序,现以《诗韵新编》为例,“歌”字下收“诗歌”、“国歌”、“凯歌”、“红旗歌”等共40条词语。而秋、潘二位的《中华实用诗韵》则有“哀歌”、“悲歌”、“长歌”、“大风歌”、“仰啸浩歌”等75条词语,不仅量多,而且它还收另一种次序的词语,如“歌人”、“歌儿”、“歌工”、“歌风碑”、“歌声绕梁”等30条。秋、潘二位的这本书,实际上囊括了逆序词典和正序词典二者的功能而兼有之。我认为,秋、潘二位的这本《中华实用诗韵》,对语言学家了解、研究汉语单音词素或单音词的配搭、能产性、历时的特质,甚至它们的文化色彩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。所以这本书将不仅为诗人所欢迎,研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学人也必须拥有它,《中华实用诗韵》既是诗歌创作或诗学领域的专书,也是语言学类的书籍。

我要向秋、潘二位表示高度的敬意。《佩文韵府》及《韵府拾遗》是皇帝下令纂修的,是“皇帝项目”,这是我杜撰出来的词语,如果用时尚术语,则是国家重点工程中的超级项目,经费大概是“要

多少,给多少”,^⑤实际投入的专项资金不知多少两银子,折合今日的人民币该有几百万元吧,甚至上千万元?《佩文韵府》投入的人力计:纂修兼校勘官10人、纂修官12人、校勘官4人、校录官生35人,自“立项”至“结项”、“出版”,历时八载,刻墨版一万八千有奇。而秋、潘二位以二人之力,两载之功,即成此巨著。其艰难和杰出只有靠比较参照才能凸现。

我跟秋、潘二位先生至今尚未谋面,与潘神交已久说来要费点笔墨。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,即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宋词用韵,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我的文章陆续发表。我在《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》里说:

研究工作开始是摘录韵字,而这又须先辨清韵律。……至于一首词何字为韵脚,有前人关于词律的著作可供参考。清人万树《词律》收660调,1180体。徐本立《词律拾遗》补165调,495体。后来杜文澜《词律补遗》又补50调。而王弈清等编的《词谱》收826调,2306体,最称赅备,足资验证。不过衡以宋代山东14家1300首词,诸书遗漏之处尚多。如晁端礼的《春晴》、《脱银袍》两调上述四书皆失收。辛弃疾《江神子·暗香横路》双调70字,前后段各七句四平韵一叠韵,辛《踏歌·擷厥》三段81字,前段四句四入声韵,中段四句三入声韵,后段五句四入声韵,诸书皆不录该体。又如《金人捧露盘》调诸书所收各体皆中调,而晁端礼《金人捧露盘·天锡禹圭》是140字的长调,却未被录入。如此之类,不烦缕举。

《词谱》诸书所定的韵脚,多数可从,然而亦有失当处。如《词谱》卷三九《哨遍》收辛“一壑自专”阙,辛集于词牌名下注明此首是用“蜗角斗争”阙的韵,以后者校之,可知《词谱》定其中的“醉意”二字为韵非是。……

有些长调如《六州歌头》,从辛弃疾、李冠诸人的作品比较中,

6 序

可知该调用韵数目、韵脚地位、换韵与否等都很不一定，诸词律书也未能全部概括。总之，摘取韵字时，前人词律书有不可依据的则酌情而定。^⑥

我之所以引述二十多年前的拙文，目的在说明当时对旧的词律书的不满，盼望全备的词律书“若大旱之望云霓”。那时我在拜谒唐圭璋先生时，曾向唐先生谈及这个问题，记得唐先生说过，想让一个博士生做这样的研究，编一本好的词律书。到了八十年代，我听说山西有人编了一本总结《全宋词》、《全宋词补辑》等书中出现的词调、词体的新词律书，于是赶紧向我的同窗陈庆延打听，知道是潘慎先生的成果。1991年潘先生的《词律辞典》出版的消息传到江左，我赶紧托一位去太原开会的同事买回。今年春夏，我应邀赴台南成功大学讲学，我向听课者介绍《词律辞典》，称它是迄今为止最详备的词律书，我发现成大图书馆也藏有此书，一位中山大学的女博士生告诉我，她早已买了，闻之，甚感欣慰。潘先生精益求精，在《词律辞典》的基础上，在秋枫女士直接参与和协作下，如今又成新作《中华词律辞典》。这本书，共收集词调2500余个，（包括别名词调）比他原来编撰的《词律辞典》词调多出一千余个，堪称词谱大全，从事词学研究的专家一定要奉为圭臬了。《词律辞典》的卷首有潘先生自撰的词“解佩令”，我经常翻读：“廿年搜调，十年执笔，三十年心血都耗尽。记得当时，惜寸阴、辛劳何恨。频消损、沈腰潘鬓。”何等感人！感人何等！

潘先生大半生坎坷，十分坎坷！但是却未为时所埋没，凭着超常的意志，坚韧的努力，在近二十余年中，著、编了许许多多古典文学、语言学、文献学等方面的书，而今年逾古稀，犹游学关外，成此巨著《诗韵词律》，I册为《中华实用诗韵》，II册为《中华词律辞典》。他托陈庆延同学征序于我，我的德、才、学、齿均不配为此著

写序,然而我不能推辞,于是满含敬意写了如上的文字,请秋、潘二位先生批评、指正。

潘先生是一位“南北人”,此话怎讲?他本为南人,然而,青年一壮年的“运动”轨迹是:南—北—南—北,其坎坷,其艰辛,其痛楚,逾于庾信,而在老年卒成巨著《中华实用诗韵》和《中华词律辞典》。人世间该有这样一篇文字:《奇人潘慎传》,可惜没有!

对于秋枫女士,我并不认识。经潘慎先生介绍,才使我对她有初步的了解。秋枫女士原名李书文,她既不是像谢道韞、李清照那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,也不是“科班出身”的博士、硕士或者学士的高等知识分子。她是个能提能挑、经过文革洗礼和劳动锻炼的大山女儿。但从小酷爱文学,凭着她的天赋和勤奋,脚踏实地步进了文学殿堂,涉足文坛、诗坛、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、杂文、诗词,特别在旧体诗词方面卓有成就。她曾担任过当代诗词界的“最高学府”《中华诗词》的编辑;《中华诗词》编辑部副主任;《诗刊》格律诗词栏目主持人。现任《长白山诗词》常务副主编主持工作。可称得上当代诗词界的巾帼。她早就感到“平水韵”对现代的诗词创作越来越扞格,特别是北方方言里的人声字消失。所以一直打算对诗韵有所改革。因而,当她了解到潘慎先生曾应聘到广州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主编《中华新韵府》时,就一直互相联系,探讨诗韵改革问题。后来,潘慎先生因种种原因而“自炒鱿鱼”(用潘先生之语)辞编《中华新韵府》后,曾多次和秋枫女士商讨合作问题。

对于秋枫女士,实在了解太少,只好“语也不详”,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。秋枫女士在自学创作和诗词音韵研究方面有如此成就,正是“英雄何论出身低”啊。

我就以《神童诗》上的两句诗赠给秋枫女士以表示我对秋女士

8 序

自学成才的钦佩，

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（女儿亦然）当自强。”

再以老杜的两句诗作为此序的结尾，以表达我对潘慎先生的敬佩之意：

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。

附注：

①见《郁达夫自选文集·游记卷》页111，青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
②《魏建功文集》第一卷收《中华新韵》，题注：“这是一部于1941年10月10日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的国家韵书。魏建功编纂，黎锦熙、卢前和萧家霖参订。”

③《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八。

④《佩文韵府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定”，则是以成书之年言。然而紧邻其后的《韵府拾遗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”，可是查《韵府拾遗》序后知，该书康熙五十五年始纂，五十九年编成。于此可见四库馆臣之疏漏。

⑤据云，近有某项目，其经费，“要多少，给多少。”

⑥《南京大学学报》1979年第2期，又，我的《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》、《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》亦述及清人词律书之不详备处。

2004年11月4日

于颜之推、萧该故里

前 言

这部《中华实用诗韵》是完全按照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编写的韵书,供广大诗词爱好者和创作者尤其是初学创作者参考使用。书中所收条目,包括字、词、熟语、成语(两者只限四字格以内)等,共约 30 余万条。

我国的格律诗词创作,从宋代以来,一向沿用平水韵。平水韵改革了分韵繁复的“切韵”、“广韵”,把原来的 206 个韵部归并为 106 部,是根据语音变化所进行的改革,是切合宋代人的语音音系的,因之被诗人们接受使用,到目前为止,将近千年了。

然而,到了现代,平水韵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实际音系已产生了很大差异。首先表现于“平水韵”中有 17 部入声字,全国统一教材(大、中、小学)中已没有入声的读法和标示,普通话里也没有入声字。一些用惯了平水韵的诗人,对于入声字的问题不大,似乎入声字是自然存在的。可是,对于学生和初学者来说,却是个难题。因为他们所受的语音教育是“阴、阳、上、去”,根本没有入声这个概念,当然不知道哪个字是入声。即使在平水韵上看到,知道那个字是入声,也读不出入声来。有大部分入声字归入了上声去声,对诗词创作没有什么问题,反正“上、去”都是仄

声。可是有些入声字却归到了平声,如“国”字属于入声十三职韵;“激”属十二锡韵。而普通话里,“国”是阳平,“激”是阴平,都是平声字。在“平平仄仄仄平平”的格律中,第二字用了“国”或“激”,按照现代音韵来说并未失律,然而按平水韵的要求,却是犯了“大忌”。

我们认为现代人写诗是给现代人或后人看的,所以就要用现代人的音韵创作诗歌,平水韵是宋代人按照语音的发展规律而编写的。《中华实用诗韵》是我们按照语音的发展规律而编写的。我们主张在格律诗词创作中提倡现代诗韵,但不排斥平水韵,可根据个人的创作习惯,现代诗韵与平水韵双轨并行,不过不能混用。这部《中华实用诗韵》,希望能对广大的诗词爱好者有所裨益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,而且又是个尝试,这部韵书一定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。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的诗词爱好者和专家学者,多多提供宝贵意见,以便修正,让这部韵书在推广以普通话写诗词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凡 例

1. 本书以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为基础,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2002年增补本)为主要依据。

2. 韵部基本按照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,仅将卷舌音另立一部,e,o合为一部,ie立为一部。分部情况如下:

(1)啊 (2)鹅 (3)衣 (4)支 (5)乌
(6)熬 (7)哀 (8)威 (9)耶 (10)欧
(11)安 (12)恩 (13)昂 (14)庚

3. 韵部中单字条目按汉语拼音方案声母表列序,即:

b p m f d t n l
g k h j q x
zh ch sh r z c s

零声母字排在每声的首位。

4. 声调分四声,即:

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

5. 入声字派入三声,在每一个入声字下用

“*”标明,以便参考。

6. 单字条目项下包括:

(1)有效字(简化字附繁体,有些繁体字并未按照类推予以简化)

(2)标准读音(用拼音)

(3)释义

(4)倒序词汇

(5)正序词汇

7. 单字有二(三、四……)读音,尽量另列互见。

8. 本书共收单字 1.3 万余个,收词汇约 30 万余个。

9. 本书所收词汇,以双音词为主,兼收三音词和四字格,不收四字以上的成语和短语。

10. 本书附有:

①拼音索引。

②笔画索引。同样部首,没有简化字,只能按繁体算。

如“絙”偏旁未有简化,本字为 12 画。凡遇有此类情况,先查简化笔画,若查不到,再查繁体笔画。

11. 本书不是一部普通的字典或词典,是一部供广大诗词爱好者用普通话进行诗词创作的参考韵书。